

新

人

物

新

田

相



晋 桂 香

XINRENWU XINSIXIANG · 天津人民出版社

新人物 新思想



晋 桂 香

本社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

插图：朱欣根
郑庆衡
吕云所

晋 桂 香

*

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天津市哈密道12号）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津出字第001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64 印张 5/8 字数 11,000

一九六五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六五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7,000

统一书号 T7072·330 定价：0.06 元

目 录

晋桂香高庆海 楊殿通(1)

学习晋桂香 发扬革命精神.....边叔仁(29)

晋 桂 香

高庆海 楊殿通

楔 子

那是在芦沟桥事变的第三年——一九三九年的秋天，河北省阜城县晋庄贫农晋朝书家里，吃沒吃，喝沒喝，一片凄凉。

当时，晋朝书上有年老的父母，下有三个孩子，他一个人肩上担着全家七口人的生活，天天出去打短工也掙扎不上吃喝。这一天，炕上的小女孩连餓带病，老半天听不到哭声了，朝书的妻子进屋掀起被子一看，孩子沒气了。眼泪嘩地流了下来。晋朝书酸着鼻子哽咽地说：“死了死

了吧，跟着咱也是活受罪。”

等了一会儿，“哇呜——”孩子又哭出声来了，夫妻俩高兴地抱起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泪又流出来了。

这个死而复生的小女孩子就是一九六〇年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的河北省著名模范农中教师晋桂香。

上 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年，桂香刚十岁。解放后，桂香家虽然翻了身，有了地，但是她兄弟姐妹多，上学还有困难。可是她看到和自己一块儿长大的小伙伴都上学了，心中羡慕的不得了。有一天，她回家来对着爹妈说：“让我去上学吧，回家来好好干活儿，不少拔草。”

要上学哪能不少拔草呢！爹妈看见别

人家的孩子逃学，打着骂着不愿去，自己桂香这样央求去上学，就咬咬牙答应了。叫孩子去上学，连个能穿出门去的衣裳也没有，妈妈就把一件蓝夹袄给她拆洗翻改一下，又给她找了一双半旧的鞋穿上。桂香就这样上学了。从小学到中学，她从不枉花一分钱，在中学里住宿，别人改善生活订好饭吃，她是一年到头吃窝窝头、老咸菜。但是，有的时候，她思想里也有过斗争。比如有一次上古城开会，她看到别的学生穿的比自己好，回家来对妈说：“人家全穿的像个学生样，看俺！”妈妈说：“咱不能跟人家比。”爸爸听见了，生气地说：“这比过去强多了，我小时连这也穿不上。”桂香一听到爸爸说过去，就不言声了。她知道自己代代受穷的人家，听说祖父是在别人家草棚子里生的，生下来就

取名叫“烦”(麻烦的意思)。父亲的童年更是辛酸，别说上学，连饱饭也吃不上。自己家里，世世代代没识字的，自己上了中学，还不够好的吗？从此以后，她再也不跟别人比穿了。

一九五七年夏天，晋桂香十七岁的时候初中毕业了。这一年，党和国家号召大批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做新式农民。晋桂香这个优等生，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

办 学

这时候，晋朝书已经入了党，担任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一天，几个村的支部书记在一起开会，营盘村党支部书记张炳桐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现在中学少，高小毕业生多，孩子们不能全考上学，这倒

没什么。可是为什么‘落榜生’里咱们贫农下中农的孩子多呢？真是咱穷人家的孩子没出息吗？”

“不是。”大家同声说。说是穷人家的孩子天生的笨，这个大家都不同意，于是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分析起原因来。有的说，孩子多，劳动力少的贫农下中农，家务事多，请假多，学生回家看孩子，干零活，受牵累，学习成绩不好；有的说，贫农下中农的学生家长不识字，学生回到家中缺乏督促指导；还有的说，有的老师偏爱穿得干净、纸笔齐全的孩子，贫农下中农的孩子穿不上，又没钱买纸买笔；还有的说，贫农下中农的学生家长不知道和老师联系；……

人们把意见一凑合，认识到贫农下中农的孩子考不上学的多，不是天生的没出

息，应当从阶级上看。张炳桐说：“现在报纸上介绍别处有办农中的，咱自己办所农中好不好？”

几个支部书记都同意，有人就说：“好哇，炳桐你操操心不行吗？”炳桐说：“怎么不行，房子、学生咱好说，就是没人教。”

一旁，晋朝书动了心，他想桂香刚从中学毕业回来，想让桂香干，但又怕她教不了。这话刚想说没说出来，别人替他说了：“老晋，你家闺女不是刚从中学毕业回来吗？”朝书说：“中学毕业教中学行吗？她年龄小，个子又小，能行吗？”

大家笑着说：“行，没有朱砂，红土子为贵，试试看吧！”

劝 学

晋朝书回家来和桂香说了。起初桂香

觉得办农中既不是升学，又不是直接参加农业生产，感到很意外。但是，一听说是为了教育和自己家庭情况一样的贫农下中农子女，各村党支部支持，乡党委支持，爸爸愿意叫去，就一口答应了。

农业中学正式开办了，校长由营盘村的党支部书记张炳桐兼任，晋桂香是教员。他们决定先把办农中的事宣传出去。桂香从家里拿来了笔、墨、纸、砚，一连气写了二十多张招生广告，广告宗旨上写明：优先录取贫农下中农子女。桂香拿着这些广告到各村去张贴。有人看她年纪小、个子小，以为她是要去上学的学生，替学校做宣传。问她：“谁教你们呢？”

“我教。”

“中学生教中学生能行吗？”

“尽我的力气，我会多少就教多少，不

懂的再去学，世界上沒有中学生以前，第一批中学生怎么来的呢？不也是得有人教吗？”

开始，有些人对农中信心不足，半信半疑，不願送子女到农中来学习。经过晋桂香的宣传解释，许多人被说服了，报考的人很多。

挫 折

考试的这天。桂香见一张张报考介绍信上写着：贫农、贫农……她心里高兴极了。学生们穿的衣裳虽然不整齐，可是都挺有精神。第一场很順利地考完了。

卷子刚收起来，打外边进来两个人，一个是区文教助理，一个是中心学校校长。他们一看这个学校，除了两间破草房，什么都沒有，教员是这么一个还没学生个子

高的小女孩子，就不耐烦了。说什么怕办不成中学，闹场笑话，造下坏的影响，一定让停止考试。

考完第一场，第二场不让考了，这怎么办？学生们不知哪里事，老师也瞪眼了。

这时候，校长、营盘村党支部书记张炳桐悄悄背起个粪筐到乡党委会请示去了，乡党委说：“你们有决心你们就办，不碍他们的事。为贫农办学，这是件好事。”张炳桐听了以后，连忙赶了回来，向文教助理、中心学校校长说了乡党委的指示，硬顶着，第二场又开始考试了。

等考试完了，这两位教育干部又和校长、老师说：“办中学可不简单，你们光盲目地办，甭说仪器、设备，老师吃什么，干不了多少日子就得散伙。”又对晋桂香说：“你中学生教中学，算术还行，一到几

何、代数就傻眼了。”

张炳桐和晋桂香可一点也不泄气，他俩说：“学生愿意上，我们愿意教，教个嘛样算个嘛样，我们有困难决不给你们添麻烦。”

张炳桐和晋桂香毫不动摇，这两位教育干部也就走了。

坚 持

晋桂香是个倔强的姑娘，经过这次波折，更使她增强了自力更生的决心。教室没有门窗，就去各家借来安上；房顶露着天，她就和群众一块修补；桌椅板凳由学生们从自己家里带来；把墙壁刷上黑烟子，黑板也就有了；桌子不够，就用借来的木板搭……

快开学了，还没有课本呢，一时又买

不到。夜里桂香躺在床上想着解决的办法，忽然想到全日制中学里一定会有多余的课本，索兴觉也不睡了，深更半夜就往她的母校——东光中学跑去。东光中学的教师，听说自己的学生要办学，马上借给她二十六套课本，又教给她怎样备课，怎样讲课，临走还送给她一套教学计划，还向她介绍了办学和教学的参考读物。在东光中学住了一夜，转天，她又到蒋坊中学、古城中学、阜城中学，到处拜师访友，两天跑了一百来里路，课本借的差不多了，再不够的就自己动手抄一部分。不久，桂香还接到了东光中学的一封贺信，信上说：“在前进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大路可走的，要随时迎接困难，同困难搏斗……青出于蓝胜于蓝，你这办学的精神值得我们当老师的学习。”

桂香看了老师的来信，想到贫农下中农家长的重托，下决心办好学校，教好学生。

有一天，她早晨早早起来备课，刘光君的老父亲刘彦池起来拾粪，黑乎乎的天，看到晋桂香屋里的小窗户亮着，就问：“晋老师怎么起这么早？”桂香隔着窗户说：“大爷，你也起这么早，屋里来暖和暖和吧！”老头心疼地说：“孩子，你屋里暖和吗？”刘彦池和老乡们都知道她屋里是不暖和的，这是一个做过柴禾棚子的小耳房，又没生炉子，桂香的两只小手冻得像“发面饽饽”，肿了老高，可是桂香不怕难，不叫苦，每天都是乐呵呵的。

背 米

本来学校里规定学生上学要交学费

的，但是学生多是生活困难的贫农下中农，学费交不起。晋桂香二话不说，就把妈妈给她的零花钱拿出来，补贴学校办公用的开支。她每天从家里带干粮吃，开始拿一天的，后来怕耽误教学，一气拿三天的、五天的、一星期的，常常是啃口干粮、喝点水，就算吃饭。以后，她爸爸不让她回家来拿了，隔些日子就推着车子把米面、柴禾给她送来，让她在学校里起伙。学生家长们，有的要给她做饭，有的要给她做汤。但是，也有一些人讽刺说她是“背米先生”，是“傻子”。有一次桂香回家拿干粮，下雨滑倒了，母亲心疼地说：“孩子你这是图的嘛？熬得你中学毕业了，干了这个，白受罪。”父亲立即批评说：“你这个人，不想想，桂香凭什么上的中学，还不是亏了国家的助学金。咱们家穷，